

贵州文化老人丛书

文史类

第五辑

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



王燕玉
著



ZICHAO WENCUN

紫巢文存 三

一处己能让，凡名誉、地位、利益，与人相涉，退避不争。二处人无忌，于他人多思优长，隐其短失，口颂笔赞。三处事不苟，凭劳动以换生活，任事负责，治学严谨。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|| 紫巢文存 ||

三

王燕玉 / 著

王任索 / 辑编

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

 贵州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紫巢文存：全3册 / 王燕玉著. -- 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16.4
（贵州文化老人丛书. 文史类. 第5辑）
ISBN 978-7-221-13078-5

I. ①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22657号

书 名	紫巢文存（全三册）
丛 书 名	《贵州文化老人丛书》文史类 第五辑
著 者	王燕玉
辑 编	王任索
书名题签	戴明贤
特约编辑	王尧礼
责任编辑	黄 冰 杨 礼
装帧设计	黄 冰 丹 丽
封底篆刻	邵天华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 址	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 贵州出版集团大楼（邮编：550081）
印 刷	深圳市和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9×1194mm 16开
印 张	99.25
字 数	1570千字
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1-13078-5
定 价	328.00元（共四册）

紫巢文存（三）目录

- 001/ 通鉴黔事辑证
- 107/ 贵州明清文学家
- 165/ 贵州省志书浏览记辨
- 287/ 治书管窥录
- 375/ 方志综论稿
- 439/ 诗文选录
- 473/ 附录
- 529/ 后记

通鉴黔事辑证

序

多年来，笔者在本职工作之余，有志探究贵州省历史，阅读过不少文献，撰写过一些专题论文，深感贵州的困难问题，首在材料，全无可信取现成书册。从我国历史进程看，大体能在元、明间划一条界线。明代初期正式建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（即省）以后，关于贵州省的事迹，史书、方志、文集、笔记所载逐年地多起来，今天察核，嫌其丛杂芜乱，矛盾分歧，不可逕行引用，须先鉴别考订，爬梳整理；但总算有直接素材，仍然好办，并且最丰富的宝库《明实录》《清实录》尚存，已经有关方面由其中摘出了贵州条文分别成册出版，大幅度提供了明、清两代贵州史料。

元代结束以前，今贵州省这块地方，不是一个行政区划，而分属于邻近各大政区，有的经制，有的羁縻，置废分合无恒，名实常相乖错，又因僻处偏远，关系政局非大，故历朝记载稀微，简缺零碎，搜剔已很不易，准确就更难言。隋代以往并无贵州之名，唐代虽有一个贵州，在今广西贵县，南宋初年除沿唐的贵州以外，另有一个贵州，为今贵阳地区，故若对贵州省先无一定研究，翻检古籍简直无从发现本省材料。这是在当前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中，贵州史、志专业者应该做的事，把材料搜集、考证、整理出来，为今后修志编史者提供方便，避免人人都走老路，都从搜考材料开始，过程艰苦，耗费时间精力。元代结束前的古籍，可划为三类，一是纪传体史书即二十四史（除《明史》《清史稿》），二是编年体通史即《资治通鉴》《续资治通鉴》，三是杂史、总集、别集、笔记之类，都要从头到尾全读，于中发觉贵州材料摘抄，然后考订整编。

上述搜考贵州史料工作，意义大而工程浩繁，笔者虽有其志，无如年老多病力不能完，对二十四史已无法通读，对杂史、总集、别集、笔记之类本无边际，更无法从何书着手，算到何书为止不漏。只是对于《通鉴》《续通鉴》，历年浏

览，非止一遍，且已作过摘录，近年又作了考证，迄今全部整理毕功，愿贡献给从事贵州地方史、志的同志，备稽查，供采择。计《通鉴》凡二百九十九条，
《续通鉴》凡一百九十条，合四百八十九条。摘录的原则是，只要稍涉今贵州境的事，无管大小零整，直接间接都取，所谓宁失之烦，勿失之缺。考证的原则是，只要触及今贵州的疆域，力求确切具体，次为字、词、句的衍逸窜讹，厘正方求简明，其无可发掘引申的，即不勉强罗致，仅存原文。这本书稿几度改易，不敢自保无漏无疵，补充修正，谨待贤达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王燕玉于贵阳

目录

003/ 序

006/ 《资治通鉴》黔事辑证

- 一、周纪
- 二、秦纪
- 三、汉纪
- 四、魏纪
- 五、晋纪
- 六、宋纪
- 七、齐纪
- 八、梁纪
- 九、陈纪
- 十、隋纪
- 十一、唐纪
- 十二、后梁纪
- 十三、后唐纪
- 十四、后晋纪
- 十五、后汉纪
- 十六、后周纪

071/ 《续资治通鉴》黔事辑证

- 十七、宋纪
- 十八、元纪

《资治通鉴》黔事辑证

(每一条括号内黑体小字为《通鉴》《续通鉴》原夹注)

(一) 周纪二 显王七年(前三六二) 秦献公薨,子孝公立。孝公生二十一年矣,是时河、山以东强国六,淮、泗之间小国十馀,楚、魏与秦接界。魏筑长城,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;楚自汉中,南有巴、黔中(黔中,汉为牂柯郡之地,唐为黔中节度)。皆以夷遇秦,摈斥之,不得与中国之会盟,于是孝公发愤。布德修政,欲以强秦。

案:此系今能看到“黔中”地名最早的记载,正文见于《史记·秦本纪》孝公元年,当即所据。内容追述战国初期形势,可审楚国早有了黔中地,黔中的存在应上溯到春秋时代。注文说“黔中,汉为牂柯郡之地”,误。考战国楚国西南境黔中地,约当今黔东、湘西北上侈入川、鄂范围。具体在今贵州的,应为北起沿河,中经印江、石阡、三穗等县,南迄榕江一线以东地方。秦昭襄王三十年(楚顷襄王二十二年,前二七七)夺占置黔中郡,次年复归楚。秦始皇帝二十六年(前二二一)统一全国,重置黔中郡,地域略有改动。汉高帝五年(前二〇二)改为武陵郡,约增广四分之一;汉武帝时隶属荆州;新莽时改名建平郡;东汉复称武陵。而牂柯郡则是汉武帝元鼎六年(前一一一)平定南夷所置,地在今贵州上述界线以西,及云南东南部,广西西北角,元封五年(前一〇六)设十三部刺史,牂柯郡隶益州;新莽时改名同亭郡;东汉复称牂柯。两郡判然各别,何得混一?胡三省氏对此方地望,殊欠深究。

(二) 周纪三 赧王四年(前三一一) 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,请以武关之外地易黔中地。楚王曰:“不愿易地,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。”张仪闻之,请行。王曰:“楚将甘心于子,奈何行?”张仪曰:“秦强楚弱,大王在,楚不宜敢取臣。且臣善其嬖臣靳尚,靳尚得事幸姬郑袖,袖之言,王无不听者。”遂往。

楚王囚，将杀之。靳尚谓郑袖曰：“秦王甚爱张仪，将以上庸六县及美女赎之。王重地尊秦，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。”于是郑袖日夜泣于楚王曰：“臣各为其主耳。今杀张仪，秦必大怒。妾请子母俱迁江南，毋为秦所鱼肉也！”王乃赦张仪而厚礼之。张仪因说楚王曰：“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，不格明矣。今王不事秦，秦劫韩驱梁而攻楚，则楚危矣。秦西有巴、蜀，治船积粟，浮岷江而下，一日行五百馀里，不至十日而拒捍关，捍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，黔中、巫郡非王之有。秦举甲出武关，则北地绝。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难在三月之内，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，夫待弱国之救，忘强秦之祸，此臣所为大王患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令秦、楚长为兄弟之国，无相攻伐。”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，（以地为重，意难割弃之。）乃许之。

案：先是赧王二年（前三一三），秦张仪来说楚怀王，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，请楚与齐绝交。怀王已绝齐，遣使至秦，张仪谓地六里，使者还报，怀王大怒，发兵与秦军战于丹阳，大败，失汉中地；倾国复战，又大败于蓝田，割两城，以受骗恨张仪。故此条叙愿得张仪，及仪至，又蔽于左右而礼之，昏庸可见。而秦君臣处心积虑，欲占楚之黔中，则因将自巴、蜀经营西南，东下长江，黔中实为战略要地，志在必得，本年只是争夺开始，并非偶然即了。楚方亦知其要，故后有遣庄跻西征达滇之事（《通鉴》未载）。

（三）周纪三 赧王十六年（前二九九） 秦人伐楚，取八城。秦王遗楚王书曰：“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，盟于黄棘，太子入质，至欢也。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，不谢而亡去。寡人诚不胜怒，使兵侵君王之边。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。寡人与楚接境，婚姻相亲；而今秦、楚不欢，则无以令诸侯。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，面相约，结盟而去，寡人之愿也。”楚王患之，欲往，恐见欺，欲不往，恐秦益怒。昭睢曰：“毋行而发兵自守耳！秦，虎狼也，有并诸侯之心，不可信也。”怀王之子子兰劝王行，王乃入秦。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，伏兵武关，楚王至则闭关劫之，与俱西，至咸阳，朝章台，如藩臣礼，要以割巫、黔中郡。楚王欲盟，秦王欲先得地。楚王怒曰：“秦诈我，而又强要我以地！”因不复许。秦人留之。

案：此秦欲夺楚黔中地的第二次，未能实现。《通鉴》书黔中用“郡”字，误，与后文自相抵触，在本年及以前，各种古籍也都无楚以黔中置郡的记载。

(四) 周纪四 赧王三十五年(前二八〇) 秦白起败赵军,斩首二万,取代光狼城。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兵,因蜀攻楚黔中,拔之。(按秦兵时因蜀出巴郡枳县路以攻拔楚之黔中。)楚献汉北及上庸地。

案:此秦夺占楚黔中地的第三次,虽已得手,而据他书记载楚献汉北及上庸地换回黔中,《通鉴》漏书换回的结果,不觉又和自身后文相左。此点不难就情理推断,汉北及上庸幅员较黔中宽广,在楚认为黔中地位重要,不惜以多易少;在秦认为符合蚕食政策,不妨暂缓一步,还可减弱楚人抵抗,反正不会罢休,下次再说,可谓有利有节。

(五) 周纪四 赧王三十八年(前二七七) 秦武安君定巫、黔中,初置黔中郡。(《括地志》: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方二十二里江南,今黔府亦其地。按秦黔中郡地,非唐黔州地也。宋白曰: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。汉改黔中为武陵郡,移理义陵,即今辰州溆浦县是。后汉移理临沅,即今朗州所理是。今辰州溆、奖、溪、澧、朗、施八州,是秦、汉黔中郡之地。自永嘉之后,没于夷、僚;元魏之后,图记不传。至后周保定四年,涪陵首领田思鹤归化,初于其地立奉州,续改为黔州。大业中,又改为黔安郡。因周、隋州郡之名,遂与秦、汉黔中郡交互难辨。今黔州及夷、费、思、播,与秦黔中郡隔越峻岭,以山川言之,炳然自分。)

案:此秦夺占楚黔中地的第四次,由武安君白起率兵攻定,秦始置黔中郡,使其地成正式行政区划。而《通鉴》次年载,楚(顷襄)王收东地(指淮泗)兵得十馀万,复西取江南十五邑,漏记黔中又归于楚。之后各书都无黔中记录,黔中当在秦王政二十三年(前二二四)王翦率军掠定楚地时,最后入秦,明年楚亡,故秦始皇帝二十六年一统,初划置全国为三十六郡,黔中已列其内。本段注文杂误,胡氏基本概念原是,即秦黔中郡地,非北周、隋、唐黔州地,却又引《括地志》与宋白的说参列,反生搅扰,可见胡氏缺乏精究,没有把握而致模棱。考周武帝保定四年(五六四),涪陵蛮帅田恩鹤以地附周,周遥置奉州,建德三年(五七四)改名黔州。其地当今重庆彭水,连今贵州东北边境。隋文帝开皇五年(五八五),于所废周费州地置涪川县,以属黔州,十三年(五九三)置彭水县,为黔州治;炀帝大业二年(六〇六)改曰黔安郡。彭水县即今四川彭水而包有贵州后坪地,涪川县在今贵州德江、思南间。唐高祖武德元年(六一八)定名黔州,继之调整地域;太宗贞观四年(六三〇),于黔州设黔州都督府;玄

宗天宝元年（七四二）改黔州，名黔中郡；肃宗乾元元年（七五八）复名黔州；史书习称黔州黔中郡。领六县；州治彭水县，另为黔江县（今重庆黔江），洪杜县（今重庆酉阳），信宁县（在今四川乌江东岸），洋水县（在今贵州后坪西南部），都濡县（今贵州务川及其以北）。这就是北周、隋、唐黔州的演变，和秦代黔中郡、汉代武陵郡地主要在今湖南迥别。

（六）秦纪二 始皇帝二十六年（前二二一）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、尉、监。（裴驷曰：三川、河东、南阳、南郡、九江、鄣郡、会稽、颍川、砀郡、泗水、薛郡、东郡、琅琊、齐郡、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、代郡、钜鹿、邯鄣、上党、太原、云中、九原、雁门、上郡、陇西、北地、汉中、巴郡、蜀郡、黔中、长沙，凡三十五郡，与内史为三十六郡。）

案：秦初所分三十六郡，秦政府原图册失传，后代学者考证不一，如清梁玉绳氏所考较精，对校本段所引裴驷之说，则有齐郡、广阳，而无鄣郡、河东，此问题与本书意旨无关，不烦多述，但须明确一点，即笔者所能见，一律有黔中郡，毫不歧出，是可靠的。

（七）秦纪二 始皇帝三十三年（前二一四） 发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为兵，略取南越陆梁地，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。（《茂陵书》曰：象郡治临尘，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。韦昭曰：今日南是也。）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，与越杂处。

案：秦象郡包括今哪些地方？一般地理书都说越南北部、广西西北，实属粗疏。清阎若璩说：“秦象郡治象林县，汉更名曰南郡，便治西倦，是秦时郡治在安南（今越南），而包有今广西西部、贵州南部之地，甚辽廓也。今考《山海经》又称郁水出象郡，郁水即出，于今云南北部广南县，东流经广西南宁府以入西江之水，是象郡又兼有云南之地矣。”莫与俦说：“《山海经》沅水出象郡谭成西，东注江。沅水源即今都匀邦水河，则前所考定乌江以南属越（玉案：此一点误，应为春秋属牂柯，战国属夜郎）之境，盖皆为秦象郡地。”郑珍说：“《山海经》云沅水出象郡，此条据毕氏考证为汉人水经，并非三代旧文，是知贵州之平越州、都匀府，皆古越地（玉案：此一点与上引莫说同误），秦之象郡地。”三家所说除莫、郑论越同误外，共认为秦象郡有今贵州南部地是对的，尤以莫氏证定沅水发源为确。象郡在今贵州所领，考有汉阳县（今赫章），且兰县

(今福泉、都匀),毋敛县(今独山、荔波),夜郎县(今石阡),潭城县(今黎平、锦屏)。

(八) 汉纪十 武帝元光元五年(前一三〇) 初、王恢之讨东越也,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。南越食蒙以蜀枸酱,蒙问所从来。曰:“道西北牂柯江,牂柯江广数里,出番禺城下。”(师古曰:牂柯,系船楸。《华阳国志》云:楚遣庄跻伐夜郎,军至且兰,楸船于岸而步战。既灭夜郎,以且兰有楸船牂柯处,乃改为牂柯。又《后汉志注》牂柯,江中名山。或曰,牂柯江东通四会同,至番禺入海,《水经》:牂柯水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,南流入交趾界。刘昫曰:唐邑州治宣化县,汉郁林郡之领方县地也;驩水在县北,本牂柯河,俗呼为郁林江,即骆越水也。盖广郁县汉亦属郁林郡。《水经》所谓交趾界者,汉交趾州界也。)蒙归至长安,问蜀贾人。贾人曰:“独蜀出枸酱,多持窃出市夜郎。(《华阳国志》,夜郎王,竹王三郎之后,武帝开为县,属牂柯郡。《史记正义》曰: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、曲州,本夜郎国。)夜郎者,临牂柯江,江广百馀步,足以行船。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。西至桐师,(桐师亦西南夷种,其地在夜郎之西,叶榆之西南。)然亦不能臣使也。”蒙乃上书说上曰:“南越王黄屋左纛,地东西万馀里,名为外臣,实一州主也。今以长沙、豫章往,水道多绝,难行。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,浮船牂柯江,出其不意,此制越一奇也。诚以汉之强,巴、蜀之饶,通夜郎道为置吏,甚易。”上许之。乃拜蒙为中郎将,将千人,食重万馀人,从巴、蜀笮关入,(李文子曰:笮关在沈黎郡:又云:在犍为郡界。宋白曰:眉州青神县临青衣江。《郡国志》:汉武帝使唐蒙开西南夷路始此。眉州,汉犍为郡地。)遂见夜郎侯多同。(多同,夜郎侯之名也。)蒙厚赐,喻以威德,约为置吏,使其子为令。夜郎旁小邑偕贪汉缗帛,以为汉道险,终不能有也,乃且听蒙约。还报。上以犍为郡(李文子曰:犍为郡治犍;元光五年,又治南广。《水经注》曰:犍水出符县南不狼山,县有犍山。《后汉志》:犍水过牂柯郡入延江水。《水经注》沅水出且兰,东至潭成为沅水,《寰宇记》:唐播州、夷州、费州、庄州即秦且兰、夜郎之西北隅,今珍州亦其地。又西,高州有夜郎县,牂州建安县有古夜郎城,西近施、黔,东近辰、沅,皆其境也。章怀太子贤曰:犍为故城,在今眉州隆山县西北。)发巴、蜀卒治道,自犍道指牂柯江,(班志,犍道属犍为郡,宋白曰:古犍国,县有蛮夷曰道,故为犍道,今戎州治所。康曰:犍国在马湖江,唐蒙凿石开道以通之。)作者数万人,士卒多物故,有逃亡者。用军兴法诛其渠帅,巴、蜀民大惊

恐。上闻之，使司马相如责唐蒙等，因谕告巴、蜀民以非上意。相如还报。

案：此条内容是汉武帝始开发西南夷，对研讨贵州史异常重要。正文简洁，脉络清晰，本不难理解而注文求细，杂引众说，又乏精断，反造成烦冗裹搅，料读者必感头昏，现就个人所看出问题。一一辨订。1.正文在“元光五年”下，用“初”字领起，追叙开端经过，到“还报”止，都是在前的情节，紧接着叙“上以为犍为郡”，才是元光五年的初步结果。这个年代，《通鉴》可能依据《汉纪》裁定，确切可信，因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记述此事，从“建元六年（前一三五，即《通鉴》所谓“初”）起，叙到“乃以为犍为郡”，未再叙明年代，即无元光五年，这原是古史行文常见的习惯，而后代有些史、志作者读《史》《汉》粗忽，竟把置犍为郡误作建元六年。试思：击东越，晓南越，归长安，访问贾人，上书，定第，任中郎将带兵入夜郎，谈判，定约，还报，规划，下令，遣人，才置郡，这一过程，道路往返每次数千里，人事交涉曲折，一年之内怎能办到？经历五年自然合理。故此一年代，当注意不可滑掉。2.注文引师古曰“牂柯系船牴”，是解释词义；引《后汉书注》“牂柯江中名山”是泛提山名，这两点非关紧要，勿庸论析。3.引《华阳国志》云牂柯国名，是楚庄牂军至且兰舢舨于岸，改且兰国名为牂柯。清莫与俦《牂柯考》已指驳，据《管子·小匡》篇，春秋齐桓公定霸时；南夷早有牂柯大国，四百年后才有战国楚国庄蹻西征，牂柯哪能是且兰所改？当是漫记传闻，笔者进一步认为，春秋无且兰国名，战国无牂柯国名，事实应为牂柯大国衰裂，被夜郎国取代，牂柯君长缩小保留一片领土，成夜郎控制下的一小国，不能再用原称号而改名且兰，代远年湮，传闻恰好颠倒，《华阳国志》作者采记，望文生训，以“舢舨”解说援饰之，未阅《管子》有载，不知成了问题，又用后起的异体“牂牁”二字，亦属失理。4.引《水经》及刘昫说，牂柯江即郁水、驩水、郁林（误作“状”）江、骆越水，南流入交趾界。考《汉书地理志》记广郁郁水，明言“首受夜郎豚水”，又言夜郎“豚水东至广郁”，显然是一条水的上下游，即今北盘江、盘江、红水河，黔江这一水道，而此处引文所谓郁水，既言南流入交趾界，所经为唐宣化县，显然指今广西右江；两相对校，汉代郁水正源出于夜郎（今安顺西）为牂柯江，东南流至番禺入海；侧源出于漏卧（今云南广南）非牂柯江，西南流入交趾；注者引《水经》而不引《汉志》，遂致错谬。5.引《华阳国志》说夜郎王，竹王三郎之后，而不

详，使人莫知所云。检《华志》采载此传说，是谓邛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，三节大竹流其足间，闻有几声，持归破之，得一男，长而才武，雄夷狄，号竹王，汉武帝开牂柯斩之，后夷人求为立嗣，太守吴霸表封其三子列侯，死配食父祠，即竹王三郎神。这传说破绽很多，详见拙著《夜郎沿革考》中，这里不赘，但举主要的一点，即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早于《华志》数百年，司马迁、班固都博涉，记述夜郎为什么不采取这个传说？如果不是班固以前还无这个传说，就是虽有这个传说而他们鉴定不可靠，故未采取，前者的可能性最大。6.引《史记正义》曰“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、曲州，本夜郎国”，虽非全误，太不准确。考唐代的协州、曲州，在汉初是蜀的东南边地，即使夜郎最强大时一度占领，也只属其西北边缘，南面要隔很长的控制地带，才是直辖领土，怎可说“本夜郎国”呢？7.正文“从巴、蜀笮关入”句，“蜀”字是衍文，“笮”字是“符”字形误，乃沿《史记》本错，应依《汉书》作“从巴符关入”。符关是汉符县（今四川合江）南境的要塞，正在由巴郡直下夜郎必经的路线上，与西北的蜀郡不相连涉；笮关虽有其地，更穹远在蜀郡之西，与通夜郎道路隔绝山川。注文引李文子曰“笮关在沈黎郡，又云在犍为郡界”，明是分抄两种记载；毫无主见，注者亦不裁断究在何郡，则注解有何用？又引宋白说眉州青神县，又引《郡国志》云“眉州，汉犍为郡地”，无非摘录语句，未衷一是。8.在“上以为犍为郡”下，注文引李文子曰“犍为郡治警，元光五年，又治南广”，语意是犍为郡在元光五年以前治警，其年又治南广，不认为其年始置郡，又不言置郡是哪年。又引《水经注》曰“警水出符县南不狼山，县有犍山”，考警水为今芙蓉江与湘江的全称，不狼山为今娄山，警县地为今遵义、绥阳、桐梓三县地，犍山虽尚难定点，亦必在此境无疑，此境西北隔习水、赤水二县，才是四川合江即汉符县，《水经注》所记误。又引《水经注》“沅水出且兰，东至谭成为沅水”，扯到今黔东南即汉武陵郡地，远不相干。又引《寰宇记》说“唐播州、夷州、费州、庄州即秦且兰、夜郎之西北隅”，其中庄州实西南隅；说“今（指北宋）珍州亦其地”，太泛，实只播州西南部分，无干夷、费、庄三州；说“又西，高州有夜郎县”，标点者不知误标，实是宋“西高州”即宋珍州改名，西高州夜郎县在今桐梓（沿唐代溱州夜郎县），并非溱夜郎县在今石阡者；说“牂州建安县有古夜郎城，西近施、黔，东近辰、沅”，意思本谓秦夜郎县城址，而妄牵唐代夜郎县，又不明唐

夜郎县有三个，分别在夷、奖、溱三州，所谓西近施、黔两州，东近辰、沅两州者，实唐奖州龙溪郡的夜郎县地在今岑巩的。又引章怀太子贤曰“犍为故城，在今（指唐）眉州隆山县西北”，笼统不清。考犍为郡治所一再迁徙，初在犍（今遵义），继在南广（今云南威信），后在犍道（今四川叙永），终在武阳（今重庆彭山），此处所谓唐眉州隆山县西北，当指汉武阳者。9.注文引（司马）康曰“犍国在马湖江”，意似泛言国境，殊欠具体，马湖江即金沙江下游，与岷江会合处，在汉代犍道辖境内，唐高骈于其处筑马湖城，即宋白所言戎州治所，宋代废作羁縻，马湖部蛮主屯之，地在今四川宜宾西部偏南。

（九）汉纪十 武帝元光五年（前一三〇） 是时，巴、蜀四郡（四郡，蜀郡、广汉郡、犍为郡、巴郡也。）凿山通西南夷道，千馀里戍转相饷。数岁，道不通，士罢饿，离暑湿死者甚众；西南夷又数反，发兵兴击，费以巨万计而无功。上患之，诏使公孙弘视焉。还奏事，盛毁西南夷无所用，上不听。

案：巴、蜀四郡，注文是，犍为郡原是划夜郎控制区的北部，割广汉郡的一部分合置，发卒凿山修路，起段就本郡，首当其冲，安得除外？而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言，却无犍为而列汉中，舍近求远，违背事理。

（十）汉纪十 武帝元朔元年（前一二八） 严安上书曰：“……及秦皇帝崩，天下大畔，灭世绝祀，穷兵之祸也。故周失之弱，秦失之强，不变之患也。今徇西夷，朝夜郎，降羌、僰，略葭州，建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燔其龙城，议者美之，此人臣之利，非天下之长策也。”

案：汉初称西南夷，是个大的概念，二分则为西夷、南夷，西夷指冉駹、笮都、邛都等，大致当今甘肃西南、四川中部下至云南各土著族；南夷指大夜郎控制区，大致当今川南一角、贵州大部下至广西土著族。故此处西夷与夜郎对举，即以夜郎代表南夷。“朝”字值得玩味，当是本年夜郎首脑诣长安朝见汉武帝，至少也是派遣使者进贡，不待《史》《汉》所述后来完全平定南夷才始入朝，否则严安向皇帝上书，岂敢无事实根据滥用朝字？

（十一）汉纪十武帝元朔三年（前一二六） 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。是时，方通西南夷，东置苍海，北筑朔方之郡。公孙弘数谏，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，愿罢之。天子使朱买臣等难以置朔方之使，发十策，弘不得一。弘乃谢曰：“山东鄙人，不知其便若是，愿罢西南夷、苍海而专奉朔方。”上乃许之。